

中國新文學

作品選

中国新文学作品选

(七)

阎纯德 李润新

编 选



北京语言学院

1980年

目 录

严 辰

作者介绍	1
心愿	2

菡 子

作者介绍	5
万姐	6
黄山小记	19

刘 真

作者介绍	24
长长的流水	25

杜鹏程

作者介绍	44
夜走灵官峡	46
保卫延安 (存目)	

王愿坚

作者介绍	50
党费	51
普通劳动者	61

王汶石

作者介绍	72
风雪之夜	73
新结识的伙伴	86

峻 青

作者介绍 100

黎明的河边 101

茹志鹃

作者介绍 132

百合花 133

郭小川

作者介绍 143

投入火热的斗争 145

青松歌 151

老雇工 155

致青年公民 168

李 瑛

作者介绍 175

一月的哀思 177

陈其通

作者介绍 199

万水千山(节选) 200

杨 沫

作者介绍 220

在狱中

——青春之歌(节选) 221

柯 岩

作者介绍 233

周总理，你在哪里 235

姚雪垠

作者介绍 238

谷城定计

——李自成(节选)	239
杨 朔	
生平介绍	265
泰山极顶	267
雪浪花	270
茶花赋	274
荔枝蜜	277
秦 牧	
作者介绍	281
花城	282
梁 斌	
作者介绍	288
红旗谱 (存目)	
吴 强	
作者介绍	290
红日 (存目)	
张光年	
作者介绍	292
黄河大合唱 (存目)	
张志民	
作者介绍	294
死不着 (存目)	
曲 波	
作者介绍	296
林海雪原 (存目)	

严 辰

作者介绍

严 辰 现代著名诗人。1914年12月11日生。江苏武进人。1934年开始在《申报》“自由谈”及《诗歌月刊》、《文学》、《现代》等报刊发表诗作，创办《当代诗刊》，参加中国诗人协会。抗战初期去武汉、重庆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。在《五月》、《文艺阵地》、《抗战文艺》、《文艺月报》等刊物上发表诗作。1941年去延安，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学习、创作，在《解放日报》及文艺刊物《谷雨》、《诗刊》等发表诗作。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。1943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参加整风，其间曾到部队生活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任晋察冀联合大学、华北大学文学系教员，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，又深入部队生活。解放后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主任，《新观察》主编，《诗刊》副主编，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主任；1949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，并任作协理事，黑龙江省文联副主任、党组副书记，作协黑龙江分会副主席，《北方文学》主编。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。此后，曾多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。主要诗作有十多集子，解放后出版的诗集有《生命的春天》（1950年，天下图书公司）、《唱给延河》（1950年，文化生活出版社）、《小沈庄》（1950年，上海文化工作社）和《战斗的旗》（1952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），后者反映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，歌颂了朝鲜人民的坚毅顽强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气概和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。后来此诗集与《英雄与孩子》合集为《同一片云彩下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）。诗选集有《晨星集》（1955年，作家

出版社)选收了作者自1941年到1950年十年中的作品,包括短诗39首,分为《路》、《阿拉川》、《唱给延河》、《土地》、《织工》等五辑;《最好的玫瑰》(1957年,作家出版社),分《苏联行》、《韶山冲》二辑,前者反映了访苏见闻,后者选材多样,主要反映东北地区的建设情景;《红岸》(1959年,作家出版社),收诗30余首;《繁星集》(1959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),收建国十年以来的68篇作品。其他诗集有《青青的林子》(1960年,作家出版社)、《迎春曲》、《山丹集》、《红霞集》、《春满天涯》等,此外,还写有散文集《在城郊前哨》。编过《信天游选》,翻译《朝鲜在战斗》。他的一些诗曾翻译成英、日、俄、波、罗、朝、乌克兰、乌兹别克文。1979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,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、作协理事。1980年参加中国笔会中心,为该会第一批会员。现任《诗刊》主编、作协创作委员会委员。

心 愿

你问我有什么心愿,
我的心愿十分平凡:
但愿我小小的脚印,
能踏遍祖国美丽的河山。

在我褪色的工作服上,
溅满了官厅湖的浪花,
在我磨穿的鞋底,
还沾着拉萨河谷的泥巴。

我蓬松的头发里，
带有新安江野花的芳香，
我的明亮的眸子，
照出了三门峡的险峻雄壮。

如今，黑龙江的冰雪，
又给我一次新的考验，
奔忙在祖国的千山万水，
我永远不会感到厌倦。

我还想拨开三峡的云雾，
教神女向人间低头，
我要踏破昆仑山脉，
把长江的水供给黄河。

让狂风暴雨奏起乐章，
让飞禽走兽在面前跳舞，
我要竭尽我的一生，
为无数的水电站开路。

堤坝从河底升起，
平静的湖面一片汪洋，
也许我来不及看到，
我的心却时刻留在它们身旁。

我仿佛望着万吨轮船，
在碧清的江河上远航，

我随着电流走到车间，
指挥机器宏亮地歌唱。
我在农村姑娘身边，
细心地看守着电磨，
我和边疆的老猎人在一起，
在电灯下收听首都的广播。

就是为了这些——
为了生活的光明和幸福，
即使脚底磨烂了，
我决不退缩，决不叫苦。

你问我有什么心愿，
我的心愿这样平凡，
但愿我小小的脚印，
能踏遍祖国美丽的河山！

茵 子

作者介绍

茵 子 现代著名女作家。1921年3月11日生。原名方晓。江苏溧阳人。中国共产党党员。父亲是乡村教师，后在茶亭镇与人合伙开店。靠母亲劳作上了五年小学。1934年夏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后，接受进步思想影响，参加课外文学活动，读鲁迅小说，练习写小说和散文。1936年夏，因写了一篇进步作品和在“周记”上指责校方扼杀抗日活动，被学校秘密开除。后入无锡竞志女校，加入党所领导的“读书会”。1937年9月脱产参加抗日工作，11月，由党指引长途跋涉，找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，被分配到赣东老苏区做宣传工作。次年八月参加新四军，在皖南军部服务团作民运工作。1939年在《抗敌文艺》上发表《群象》，此后，随军参加过建立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游击战争，历任民运组长、团战地服务队队长、《前锋报》编辑、《淮南大众》社长兼总编、淮南妇联宣传部长等职。其间为《抗敌报》、《前锋报》、《淮南日报》、《新华日报》写过大量通讯报导。194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5年发表了第一篇优秀短篇小说《纠纷》。1946年加入华中“文协”。此后随军转战于苏北、山东战场。194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《群象》（东北光华书店）。1949年上海解放，她在纺织系统的三个工厂做军管会工作，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1950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，任华东妇联宣传部副部长。1952年赴朝鲜，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，写下了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优秀作品《和平博物馆》（1954年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）。1953年后，深入安徽农村，先后

担任过两个大型水库的政治部主任、工程队党委书记、水库党委委员。195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《纠纷》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）。1956年调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创作委员会副主任，《收获》编委。其间出版了以短小精悍、诗意盎然著称的优秀散文集《幼稚集》（1958年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）和《前线的颂歌》（1959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）。1957年底仍回安徽，任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，参加农村工作。1960年被选为安徽省政协委员和省文联委员。1962年起任江苏宜兴、吴县县委常委，在生产队蹲点体验生活；同年出版了反映农村生活的散文集《初晴集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）。1978年出版了短篇小说、散文集《万姐》（江苏人民出版社）。1979年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《江南一叶》（与李纳合作，《钟山》第一期），同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，被选为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。1980年出版散文集《素花集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）。她的散文《黄山小记》和短篇《万姐》、《妈妈的故事》等是她的代表作，《黄山小记》曾作为出国的《黄山》画册前序。她还写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。茵子是当代有影响的女作家，她受鲁迅作品影响很深；她的作品，构思新巧，富有革命哲理，有浓郁的抒情调子和包含耐人深思的诗意。现在作协上海分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，任《上海文学》编委、作协创作委员会委员。

万 姐

乡里人的邮件照例总在供销合作社收发，这个事许多与外地没有来往的农民并不在意，乔岭山村里的詹老爹，从前也不知道小店里有个绿箱箱，自从他为自己的养女去找爹妈，到芜湖军分

区去过一趟，他才惦着等信这回事，每回走过村中央的石板路，瞧着那仿佛高高在上的小店，就惊喜地想到：柜台上那只木头箱子，能传来几百里路外的话儿。

腊月二十五，詹老爹揣着封官朝家里跑。这是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山凹里兜着太阳，天气就是比往年暖和些。家里忙着搞过年的吃食，这时詹大妈领着孩子在厨房里爆糯米，准备做球似的欢喜团子。孩子们跟着糯米的涨大欢呼着：“胖了，胖了！”“象个胖娃娃了。”他们要把小手插到盛在匾里的松软而滚烫的炒米里去，妈妈过来赶他们，他们愈是伸着小手装着要插下去的样子。后来又炒黄豆，哗哗叭叭热闹而愉快的响声，唱出了孩子们心中的歌。要是爆出一颗豆来，马上有人不顾烫手接过去了。孩子当中调皮的事都由一个圆圆脸的小姑娘带头，数她的小手伸得长，她手里的黄豆最多，这就是老两口最宠爱的养女万妞。矮小的詹大妈象个孩子头，从锅门映出来的火光，照得她一脸红彩，发亮的头发松散地披在两鬓，她嘻嘻哈哈的，多少年来詹老爹没看见她这么年轻这么高兴过。詹老爹看了一会，把眼神定在那口大锅上了，这是土改分的，大家照顾他人口多。人们说：“生了十胎，剩了四男二女，万妞还顶了他丢掉的第八胎，前几年又添了媳妇孙孙，一家十三口人，没有一个太锅哪成！”从前小锅小灶，又专吃稀的，烧两遍才轮到大家喝碗稀粥，现在有了这个大锅，再添几个人吃饭也不愁，你看，过年还做起欢喜团子来了。

万妞的爹妈没找着，芜湖军分区叫把万妞送到子弟小学去读书，老爹已经复信说正月初八送她上路。他准备把这个事拖到过了年再说，可是愈看着老伴、孩子高兴，就怕过年时愈拆不散她们，不如早几天说明了的好。拖到三十晚上，由于传统的习惯，他知道人们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容忍一切。万妞睡了，他跟老伴对坐在被统里。他先噗哧噗哧吸着旱烟，又在床沿上敲烟棒，对万妞瞧了一眼，他沉闷地说：

“打听遍了，到底没找着他爹妈，”

“打下十几年仗，死了多少好人，也难怪找不着。……”詹大妈也同情地应着。她看出老爹心事重，又温和地接下去说：

“你不是说过的嘛！找着了我们也还是她的父母，找不着我们更是她的父母，我们疼她还来不及呢。”说着她就偎着熟睡了万的万姐。

老爹知道顺这么说下去，扯不上题，他又死劲敲烟棒，一下一下想敲出个狠劲来，终于他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“初八我送她出门！”

“什么，到哪儿？”

“她是公家的人了，送她去芜湖部队里念书，”

“我不问她公家私家，女儿是我喂大的，你不要挑我的疼处碰！”

“疼她还要栽培她！”

“我们不能栽培？过年就送她上学堂嘛！”

“人家部队上比我们管得好。”

这几句对话，一句抵着一句，虽说一个是有准备的，一个没有准备，可就是针尖对着麦芒，谁也不让谁。一冷场，大妈就想起跟老头来硬的不行，她和解地哀求着：

“算了吧，我们锅里多放瓢水，也够她吃的了，车上多纺支纱，也够她穿的了，有难处我顶着。……”

看她想到哪儿去了？难道多嫌她这张嘴？老爹为的是既然亲爹妈真的不在，要把她教养成人，对得起国家，就得听部队上的话，他一个农民家担不起这个担子呵！他知道老伴爱缠，不如干脆地说：

“知道你的好心，可这个难处你顶不着。”

有她做娘的顶不着的？她耐不住，又火了：

“什么难处？你得了公家的钱还是怎么的？”

本来是一句气话，可老爹脸上刷红，他曾为部队上寄来的二百万*扶养费懊恼过，怕人家说：“一天跑过小店东张张西望望，就为的等那二百万呢。”经老伴一提，他呐呐地说：

“钱都寄在小学老师那儿，你去问他吧！”

“我倒要拿来看看，一张票子倒有多大？”

“一个小钱也不准你拿，孩子的钱留着给孩子。”

“我能用那卖儿卖女的钱么？”

这伤着两位老人的心了，成了僵局。万姐却在这时翻了个身，大妈趁势搭讪着说：

“我们不能问问孩子？就算我们舍得，她不肯走，你也不能撵她，人们还不知要说什么闲言闲语呢。”

两个都舍不得推醒万姐，还是老爹磨过身去，压了她的腿，万姐自己醒了。两个老人慌着象得罪了她似的。他们互相望了一眼，立刻想到要在她身上进行一场决定去留的占卦。他们都想用一句最灵的符咒打动她，可是想出的不是符咒，而是最平常的语言：

“部队上接你到芜湖念书，你去不？”

“离了你的娘，你惯不惯？”

万姐揉揉眼，仿佛很清醒地反问：

“那我跟哪个一头睡呢？”

大妈听到这话本来该笑的，可是她却幽幽地哭了起来，一颗母亲的心在安慰和怜惜中哭了，老爹的眼圈也有些发红，他知道这次的谈话只能到这儿结束。

大年初一自然不能再谈。外面下雨，詹大妈把这个家中最早买的一双新胶鞋让万姐穿了，饭吃的时候大块的肉朝万姐碗里塞。詹老爹这边，拿了爆竹先叫万姐去放，小街上有卖糖人的，

* 二百万是指人民币旧币，即现在的二百元。

老爹给万姐挑了最大的一个。好象老两口暗地里比赛谁对万姐更好些，其实他们心里到底想些什么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

年初二，老爹领着万姐到山后陈塘大姑妈家去拜年。大妈知道他什么个用意，她不阻拦，看他们父女俩上了山路。她满有指望地想：去吧，我看你讨来的是谁家的救兵，只有做娘的人才知道做娘人的心意，他大姑妈的儿子长到十七岁出去，她的心也是悬着的啊！

河里涨了水，他们只能翻山。这是好几年没有走过的路了。万姐拉着老爹的手，一步步往上爬。藏在茅草里的石板路，躲在一边的凉亭，弯躬曲背的老树，对她都是陌生的，只有回过身来，看见那青瓦白墙飘着红旗的村庄，愈来愈显出亲切的印象。

“姐呵，你可记得走过这条路？”老爹慢条斯理地问。

孩子毫无记忆，摇了摇头。于是老爹对她说，五年以前，还是她六岁的时候，庄上住着反动派的五十二师，一个姓吴的伙夫头，在赌场上不知道怎么听说万姐是小新四军，就来敲詹家的竹杠，锅里碗里的都要，有次煮了山芋，他就来揭锅盖，万姐不让他拿，他就磨磨刀要杀万姐，还嚷着说：“有小新四军就有老新四军，都给我交出来！”那时詹老爹吓得从楼板上滚下来，护着万姐不放。……

“这下我记起来了，我站在小凳上护着锅盖的，我还骂他土匪，对吧？”万姐突然清爽地接下去说。

“对嘛，那时你的志气就好。”老爹异常高兴地夸奖万姐。接着又对她说，当时把熟山芋都给了姓吴的，有人把他拉走了。到晚大家商议，怕万姐真有个三长两短，叫老爹连夜背着她翻过这座山，把她送到大姑妈家里。这一段万姐又记不得了。老爹说：

“你那时是个困娃娃，棒子也打不醒你，爬山你还能知道？”说得万姐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“你说你是不是小新四军？”老爹又提醒着问万姐。

“是嘛！”女儿坦率而含糊地回答。

“那你可是新四军里的人生的？”

“爹，又来了，娘不让你说这个，你笑我，就说我不是你生的。嗯。”女儿有些撒娇地说。

“真的，你的爹妈比我们强十倍。”老爹还有些认真。

“哪还有比你们好的？”女儿也是由衷之言。

“我们待你好，也为的你是共产党部队上留下来的呵！你再想想，部队上怎么单叫你去念书？”

万姐想通了一点，觉着这里头有来由，可一个从未缺少父爱和母爱的孩子，没有想到要另外去找一双爹妈，何况她又是一个傻丫头，她只狐疑地问：

“我那爹妈怎么不来瞧我？”

老爹不忍再说下去，他心里扣着自己的题目，谨慎地说：

“这你以后就知道了。姐呀，我再问你，一个人有志气好没志气好？”

“有的好。”

“念书是不是坏事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我带你上芜湖念书，你去不？”

万姐低着头，只听她微弱然而坚定的声音答道：“我去！”

抬头看见姑妈的庄子，就结束了这途中的故事。

詹大妈盼了两天才把父女俩盼回来。一阵锣鼓进了群峰包围的山庄，比敲着地方格外响些，这支队伍不小，一会儿全庄的老老小小都聚在一起了。他家的一老一小，也正欢天喜地的走在队伍的前边。队伍在詹家门前场子上停了下来，说要演戏呢。仔细一看，那骑在高头大马上好象个参军的，就是乡里年轻的指导员，从部队上下来的，她的外甥；巧的是他的亲娘，詹家的大姑

妈，也跟在后边。詹大妈忙挤过去拉他姑妈和外甥进屋里喝糖茶，不料他大姑妈做了一个眼色愉快地回答：

“不慌，老妹子，俺们先办正事。……”

正事就是乡政府已得到通知，认了詹家的“军属”，给他们送了个大匾：“光荣之家”。因为詹家登不了这么些人，大家没有进去，就把大匾挂在门楼上。回头就请詹家老两口坐在场子中央，大家给他们拜年。指导员捧过两个带飘带的大红彩球，把个最大的套在詹大妈身上，老爹跟她开玩笑说：

“你看你的比我的大。”

“我们两个换嘛！”

“不，不，该你的大。”

老两口真诚地推让着。

不一会儿演戏就开始了。原来就是指导员母子俩演《送子参军》。詹大妈弄不清他老姐姐几时当了演员，十年前新四军在这儿，这里的人都唱着过，总有一半人上过陈家祠堂的戏台，可也没看见过他老姐姐有这个本领。这时老演员却和她的儿子一本正经地对唱着，从不关风的牙缝里漏出音来，人们倒也能听准她咬的字眼，原是些令人感到亲切而激动的熟透了的词儿。虽说这是五年前母子俩的真戏，可你说是一幕老戏也成，十年前多少人这么走掉的啊，现在又有多少人要这样走进自己的队伍。只有最后母亲给儿子送鞋的一段，完全是新词，老演员也更加生动活泼起来，她灵活地做了个进出房门的姿态，从怀里掏出一双鞋来，就动情地唱了起来。

老奶奶们掀起围腰裙来，揩眼泪了呢，都有一颗做娘的善良而倔强的心呵！她们没有猜疑唱的是别一个，就象相信自己一样认定这末一段准有过的。只有最知道底细的詹大妈，知道自己的老姐姐那时心里也有些不痛快，又正害了眼，线都穿不过针眼，没做什么鞋。而詹大妈自己那时正服侍大媳妇坐第一回月子，也